

一場荒謬關廠毒死一條河！

60天追蹤化工巨頭桃園失格記

文・侯良儒 攝影・楊文財



台灣科慕(原杜邦觀音廠)

成立：1990年
坐落地點：桃園觀音工業區
主要產品：二氧化鈦
員工數：最多達259人

■商周直驅科慕觀音廠廠區，這座廠8個月前就宣布關廠，卻在今年1月因鹽酸外洩至一旁大堀溪，引發死魚事件。

死了2個工人、上萬魚群…… 科慕關廠爭議延燒176天

時間	事件
7/28	美國總部派人突襲宣布關廠
8/3	勞方宣布罷工
8/8	遭爆副產品鈦鐵礦氯化爐渣，被埋在楊梅一處農地
8/14	罷工落幕
8/21	辦理撤銷工廠登記證，卻未依法做土壤污染調查
9/30	第1波裁員，5名參與勞資協商的工會代表有4人被裁
10/2	未做土污檢測遭發現，被罰款15萬元
10/12	死亡工安意外 ，2名委外承包商工人遭掉落的防火磚擊中
10/31	第2波裁員，包括3名理事長在內的工會成員遭裁
12/15	補件土污檢測，發現有鉛、鎳、鋅等重金屬污染
1/17	鹽酸管線破裂，卻未依法向環保局通報
1/19	死魚事件 ，上萬條遭鹽酸污染的魚群橫屍大堀溪



台灣科慕工會提供



勞動部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提供



桃園市議員吳進昌提供

整理：侯良儒

這

是一場企業關廠的新教案，慘痛的教訓是台灣每一家公司、政府都要學的一堂課。

第一幕

歇業工廠，竟還能排放污染

「出事了，大堀溪整條都是死魚！」

這天，商周團隊驅車，來到觀音一處河流出海口。北風瑟瑟，家族三代都在當地捕鰻魚苗的黃姓漁民，回憶當時，依舊餘悸猶存，「那時候我一看，發現網子滿滿都是死魚！這裡、那裡，整片全部都是，連海魚都死掉了。」

他口中說的「死魚事件」，發生在今年一月十九日。基層里長出身的新科議員吳進昌，當天清晨六點不到，就連續接了四通電話，每個人劈頭都是同一句話，「出事了，大堀溪整條河都是死魚！」

霎時間，上萬條魚屍遍野的照片，傳遍桃園各大網路社群。為了找出元兇，在環保局待了超過二十年的李鴻祥，拿著一疊測試酸鹼值的試紙，沿著河道步行，一個河段、一個河段測水質，但他怎麼測，試紙都是呈現中性的黃色。

後來，走到一家工廠的雨水放流口，他突然一個靈感，想測試噴濺在一旁草叢的水漬。結果，三秒不到，試紙就從黃色，變成象徵「極度酸性」的紅色。

於是，他拿著稽查證進入這座工廠。打開門，這下業者才坦言，早在兩天前，廠內的鹽酸管線已破裂，大量工業鹽酸，被引導到廠內的雨水集中池，接著，鹽酸就經過池裡的管線，從放流口排入河流。

讓人訝異的，除了這個結果，就是這家工廠居然在去年七月就宣布關廠，甚至已經註銷工廠登記，為什麼一家歇業的工廠還能排放污染？這家業者究竟是什麼來頭？

這家工廠的所有者，叫美商「科慕（Chenous）」，科慕這個名字看似陌生，

但在二〇一五年前，該廠叫杜邦觀音廠，隸屬成立逾兩百年歷史、曾是全球第一大化工集團的杜邦（DuPont）公司，專門生產白色基礎染料、俗稱「鈦白粉」的二氧化鈦；科慕在九年前從杜邦分拆後，除了觀音廠，包括杜邦在美國造成數千人罹癌、還被翻拍成電影《黑水風暴》的西維吉尼亞州工廠，也在科慕旗下。

這座位於觀音的工廠，甚至被載入史冊。一九八六年，台灣第一個環境運動「鹿港反杜邦」爆發，當時就是鹿港在地人，反對有污染疑慮的杜邦進駐，後來，杜邦放棄鹿港計畫，過程中一度轉赴宜蘭利澤，最後選擇在桃園觀音落腳，並於一九九〇年建廠、一九九四年投產。

「這個運動，促成了環保署的成立，喚起了台灣對環保的重視，」世新大學社會發展所教授陳信行指出，「直到今天，不管哪一個政黨，都會希望自己在環境議題是進步的，這整

它建廠引發第一個環境運動、關廠成負面教材！

建廠前（1986年） 建廠前（1986年） 營運後（2004年） 關廠（2023年至今）

- ▶ 引發台灣第一個環境運動「鹿港反杜邦」
- ▶ 該運動催生環保署

整理：侯良儒

- ▶ 台灣迎來首座二氧化鈦廠

- ▶ 副產品觀音石，成為台灣《資源回收再利用法》第一批公告再利用的產品

- ▶ 引發各界呼籲正視企業關廠的作業流程與監督機制



■今年3月初，科慕的放流口又見大量的泡泡水，後雖證實虛驚一場，仍引發地方恐慌。

個的起始點，就是鹿港反杜邦運動。」

當年的杜邦，由於被各界用放大鏡檢視，因此這座工廠，不僅採用了成本較高，但衍生廢棄物較少的生產製程，廠內的安全與環保，更是嚴格要求。據環境部統計，該廠建廠後的三十二年，只收過一張環保罰單；公安方面，二〇二一年，它更因為三十年沒有員工損工事件，被勞動部頒發「國家職安獎」。

「過去科慕（前杜邦）在我們的紀錄，算是模範生。」北區職安中心主任曹常成說。



■科慕觀音廠去年7月底宣布關廠後，被認為太快裁了過多的員工，導致拆廠過程中狀況頻傳。

位協理級的台灣主管，是提早兩天臨時被召集到桃園諾富特飯店告知之外，「其他完全沒有台灣人知道。」

由於七月初，考量市況不佳，科慕觀音廠進入為期兩個月的暫停生產期，「所以，當天有很多人，都以為要宣布復工，還有人以為要發獎金，沒想到，是宣布關廠……，」科慕前工會理事長洪天寶說。

事發太過突然，無法接受「今天說四天後關廠」的科慕員工，在八月三日發動罷工，十一天後，資方簽下一紙優於勞基法的年資基數、並且再發放至少二十萬元關廠補償費，不過，依舊沒有改變全體員工遭裁員的命運。

「後來，科慕選擇先處理『人』，也就是裁員，而不是先處理設備，」一名桃園市府官員表示，九月起，科慕分八個梯次裁員，更在前三梯就裁掉近七成員工，並且多數是基層人員，導致人心渙散，「問題，就一個接著一個爆發。」

去年十月的死亡意外，就是一個例子。這場意外，是發生在開工第一分鐘。當

時，科慕一座交由承包商拆除的氯化爐，八點半開工，工人一動工，逾百塊、總重達三千公斤的防火磚瞬間落下，當場壓死兩名工人，而且職安中心調查更發現，現場，竟沒有任何一位科慕員工在場監工。

「這件事情，嚴重違反我們的SOP（標準作業流程），」一名已被資遣的科慕基層主管說，他在公司工作了近三十年，「我從不知道，今天有外面的承包商來施工，我們的人居然可以不用到現場（監督）！」

然而，就在去年七月底宣布關廠後，三個月不到，竟發生兩名委外承包商的工人，在該廠施工不幸死亡的工安意外；今年一月下旬，又因為鹽酸外洩，引爆死魚事件。

第二幕

突襲式關廠的震撼教育

「連台灣總裁都在台下當觀眾！」

為何模範生，退場時會如此荒腔走板？商周展開為時兩個月的調查報導，與近十名科慕前員工、中央、地方政府官員對話發現，答案，就在宣布關廠的那一天。

時間倒轉回七月二十八日，上午八點，科慕觀音廠的大會議室，來了一個稀客。

她是時任科慕業務總裁、遠從美國而來的迪格納姆（Denise Dignan），她對著現場二百五十九位台灣員工，緩緩念出：「觀音工廠將被永久停止生產，二氧化鈦製程於八月一日停止運作……，」她一句英文，旁邊一名從上海飛來、負責監督關廠的陸籍主管，就用一句中文翻譯，另一名也剛從新加坡飛來的分公司主管，則在一旁監督旁觀。

「當時連我們台灣的總裁，都是坐在下面當觀眾！」一名科慕前員工說，用「詫異」兩字還不足以形容員工們的震驚，因為總部對關廠一事極其保密，除了有十多

桃園副市長、專責監督這起關廠案的蘇俊賓說，科慕的問題在於，員工縮編太快、人變得太少，導致部分工作，交給不甚了解該廠、沒受過科慕正規SOP訓練的委外業者代勞，「裁員是門學問，它裁了太多人，或是說裁了不對的人。」

也因此，同樣的防火磚工程，在過去，科慕的標準作業，是必須搭小型鷹架施工，但，去年十月的意外，鷹架不見了，而是用一支鋁梯取代，由於鋁梯重心點較少、也較不穩，必須要兩名工人扶住梯子，結果就不幸遭崩落磚頭砸中。

第三幕

忠心員工變成對外爆料者

「關廠那刻，公司靈魂就不見了……」

人力不足，而剩下的人，不久也將失業，許多科慕人告訴我們，這種「不知道明天在哪裡」情緒，讓大家已不想再為公司多付出，讓同樣工程，在過去與現在，出現極大落差，「我第一次遇到，工廠歇業發生這種職災。」曹常成說。

人心渙散，還造成另一件可能會把污染留台灣、更讓科慕留下違法污點的事件。

在向三個政府機關查證後，商周獨家揭露，去年八月，科慕在撤銷工廠登記證的當天，居然沒有依照《土污法》做土壤污

關於鹽酸外洩、工安意外 科慕第一手說法

商周於3月7日、14日分別與科慕總公司、台灣公司聯繫，希望能回應包括：為何未依法執行土壤污染調查，就逕行撤銷工廠登記證？會不會將污染的土地復原？裁員時是否擬定完善的關廠計畫，來確保工安、勞安無虞等問題。

但該公司並沒有解釋這些問題，僅選擇性的針對鹽酸外洩回應，「科慕公司向來以人員健康、環境安全為營運優先考慮，目前仍在進行內部調查，」至於魚群死亡的責任，「也積極與各級主管機關合作、配合調查，找出造成魚群暴斃的主因。」

關於造成2人死亡的工安事件，科慕指出，「台灣科慕公司緊急應變小組和桃園消防隊急救人員第一時間抵達現場，並即時對3名承攬商員工進行現場救護，」但並未解釋為什麼工人施工的時候，該公司沒有派員在場監工與督導。

最後關於關廠，該公司回覆：「觀音工廠的關閉不是一個輕率、或容易的決定，也理解這項重大決定將對觀音區值勤的同事及其家人、社區造成巨大影響，因為他們是我們公司的重要成員。我們將持續與地方指導單位合作，並確保員工在此過程中得到公平、尊重的對待。」

（文●侯良儒）

從三十多年沒有不良紀錄的模範生，到今天成了台灣企業關廠最值得警惕的一門課，世界最大化工企業之一的科慕給台灣啟示是：任何企業，無論開業、營運、還是關廠，運作的核心都是人，一味求快，不重視人的價值，就算有百年基業，也會在瞬間崩壞。

一百六十億元。由於土地價值明顯高於設備價值，加上科慕總公司先前陷入虧損，今年二月甚至連財報都無法編列，因此包括其前員工、政府官員都推測，業者急著關廠裁員的背後，就是想快速賣地變現。

而今，吃緊弄破碗（台語俗諺，指弄巧成拙），在土地污染被發現後，蘇俊賓已向桃園地政局下令，從科慕開始，未來任何業者土地的謄本裡，都



■觀音居民手拿的白色勺子裡（右圖），宛如蚯蚓的生物，就是鰻魚苗。漁民一邊收拾捕魚器材（左圖），一邊回憶死魚事件當天的驚悚及損失。

染檢測，後來，它遭環保局發現，罰款、要求補做調查後，結果竟顯示，該廠土地藏有重金屬污染。

守法，是美商常給人的印象，調閱政府公開資訊，科慕過去在台灣，也鮮少有違法紀錄，但又是為什麼，這次會鋌而走險呢？

你可能會很訝異，箇中原因，竟是橫向溝通的失靈。據一名親近科慕的人士指出，當時問題在於，懂得《土污法》的主管，並沒有告知負責工廠登記證的主管，「沒有土壤調查就去辦工廠歇業，是會違法的。」最後導致公司觸法。

「其實……，宣布被關廠後，台灣管理階層就被架空，每一個主管，都被要求必須跟某一個美國主管報告，」科慕前員工說，「橫向連結不見了，大家都不管別人的意見，也不想幫人出意見，因為反正都是美國人決定，自己何必多嘴呢？」

橫向連結的斷裂，還包括基層員工。一名科慕前主管說，過去八個月，他請屬下做事，對方竟會告訴他「我沒有能力做！」甚至，許多過去那種「幫忙其他部門多做一點」的工作，員工會以「我只想做我分內的工作，」拒絕付出。

「一場草率的關廠，把人性

都扭曲了，這群原本忠心耿耿的員工，因為人生計畫整個被打亂，在一瞬間，性格大變，」這名主管說，許多過去互稱兄弟的同事，後來因為有些人不滿自己先被資遣，所以常向外界爆料公司缺失，讓還留在公司的人，也開始怨恨對方。

「當宣布關廠那一刻，這家公司的靈魂就不見了……，」一名科慕前員工感慨。如果，當初公司能把我們大家留到最後，然後大家一起好好把廠拆完，好聚好散，

就不會有那麼多事情發生。」

超過五名官員向我們表示，這段時間，科慕之所以問題頻傳，就是沒有一個縝密的退場計畫，並且把資遣員工擺第一，甚至還優先資遣工會幹部。「大家都以為建廠很困難，其實，關廠更困難，」淡江大學水資源及環工系教授高思懷呼籲，台灣走過美國無線電公司（RCA）污染案、台鹼安順廠，這些蓄意隱瞞污染的關廠案，應更正視關廠議題，像將關廠計畫納入環評、關廠監督人機制，要盡速法治化，「不要再創造下一個RCA。」

第四幕

疑一百六十億土地價值讓它急了

現在28公頃工廠，變土地污染燙手山芋

目前這門關廠課，科慕正在付出代價，讓原本想「搶快關廠」的它，適得其反。譬如，由於公安事故，目前該廠內氯化爐的拆除工作，已被政府停工近半年；死魚事件，它更被處以一張高達六百萬元、堪稱桃園史上最高額的水污染罰單。

至於土壤污染問題，影響層面更大，估計至少百億元土地資產，將被迫延宕交易。科慕觀音廠的土地面積，高達二十八公頃，以目前觀音工業區的土地均價約每坪二十萬元計算，整體土地價值超過

要載明污染「履歷」，譬如：這塊地沒做土污調查，後來被發現污染到什麼程度、是否完成整治。

「我們就是要告訴它，你沒有做（土污調查），我們就會註記，」他表示，註記、揭露土壤的污染履歷後，「等於未來要買的人，他的心臟就要很大，因為他怎麼知道處理（污染）成本多少？沒有人會抱著一顆不定時炸彈回家慢慢養。」

這些變化，讓科慕傳聞中計畫在今年四月就將廠拆光、土地賣掉的關廠時程，變成遙遙無期。下個月更有一百名因死魚事件造成損失的漁民，將上

門談補償；價值最大的土地，也可能因污染履歷，嚇阻可能買家。

從三十多年沒有不良紀錄的模範生，到今天成了台灣企業關廠最值得警惕的一門課，世界最大化工企業之一的科慕給台灣啟示是：任何企業，無論開業、營運、還是關廠，運作的核心都是人，一味求快，不重視人的價值，就算有百年基業，也會在瞬間崩壞。

建廠交11文件、歇業只需1張紙

文●侯良儒 攝影●楊文財

科慕關廠涉污染揭3漏洞

究 竟，政府有沒有一套機制能夠避免業者恣意關廠、把污染留台灣呢？答案是，還沒有。

為了追查屬高污染產業的科慕，為什麼沒有做土壤污染檢測，就能撤銷工廠登記？我們前進桃園經發局、經濟部產發署，意外發現三個體制的重大荒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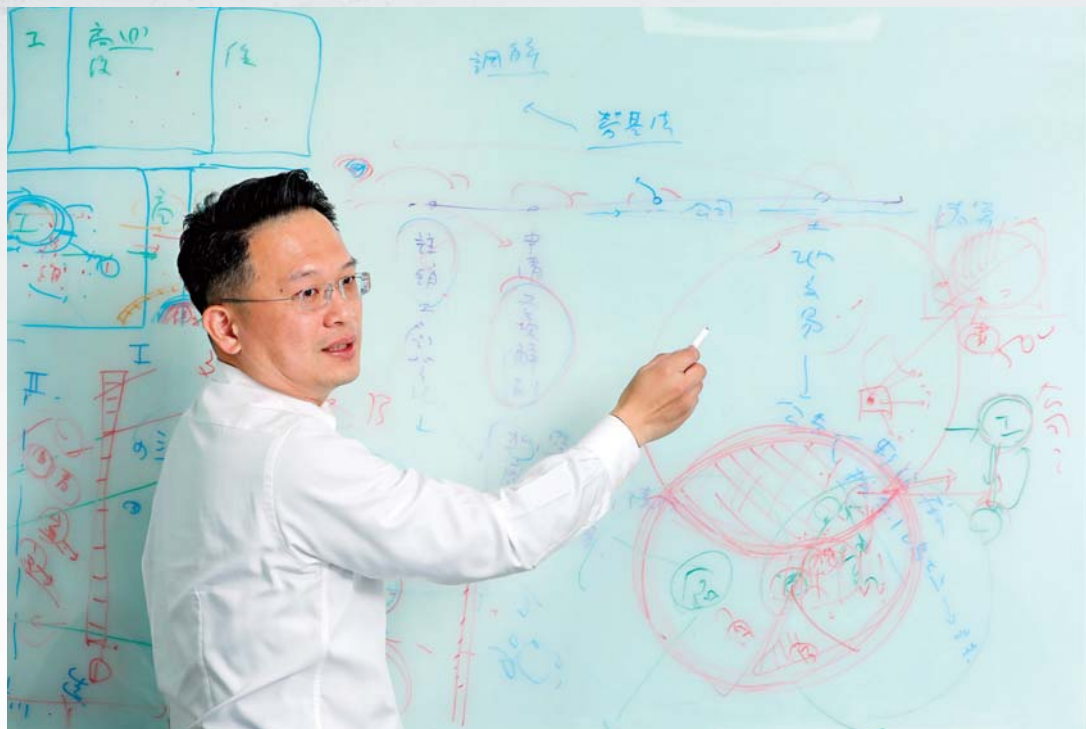
漏洞》不用土污檢測報告就能歇業

第一個荒謬是，在台灣，興建一座新廠，業者必須繳交十一項文件、甚至花數年做環評，但是，關閉一座工廠，你只要到地方經發局，填一張工廠歇業申請書，甚至不用出具上述的土壤污染檢測報告，就能在七至十天拿到歇業證明。

這個漏洞，某種程度是法規所致。因為，當業者申請工廠歇業，經發局公務員是依《工廠輔導法》、而非《土污法》辦理，但前者沒有規定關廠要做土污檢測，「我們必須依法行政，否則將來打行政訴訟一定輸。」一名經發局官員說。

而這，也帶出了第二個荒謬。現在，你只要下載任何一個縣市政府的工廠歇業申請書，就會發現，上面有一個可以勾選的切結但書，大意是，如果你願意接受最多七十五萬元罰款，就可以先註銷工廠，而不用當場出具土污檢測報告。

很難想像，台灣過去五十年來，走過台



■本身是環工博士的桃園副市長蘇俊賓，用各種流程圖——解析為何政府機關之間邊界分得太清楚，反而不是好事。

土地、地下水、工殤者，到現在都還在整治與等待賠償。時至今日，業者辦理關廠時，有沒有污染土壤，居然可以不說、不用先交檢測報告。

「過去你（指外商）用我們台灣的土地跟人民，現在你打算關廠，先檢查你有沒有污染，再讓你關廠，是很合理的要求，」RCA案義務辯護律師林永頌說，「就像房客退房前，房東都會先檢查房間有沒有恢復原狀。」

第三個荒謬，則是政府的各行其事。在科慕案裡，經發局、環保局、勞動局，猶如三駕馬車，像勞動局得知科慕將大量裁員，卻沒有意識這是一家製程複雜、原料甚至是毒性氣體的化工廠，就讓對方恣意裁員，也沒有通知環保局。

同樣的，經發局面對科慕登門辦工廠歇業，也沒有第一時間與環保局確認，這名業者到底有沒有做土壤污染檢測，就輕易讓對方撤銷工廠登記證。

那麼，問題該怎麼解呢？

這天，我們來到桃園市政府，穿著招牌

白襯衫的副市長蘇俊賓，兩個月前，接下科慕關廠案的跨局處主持人。談到這起關廠案的政府角色，他畫了三個圓，象徵三個公務機關，他說，如果機關之間的分工太過「清晰」，三個圓就會沒交集，想鑽漏洞的業者，就會從圓與圓之間找縫隙鑽。

解方》機關之間應該多為對方做一點企業拚永續，須持續到關廠那一天

「這該怎麼樣解決呢？其實很簡單，就是你的邊界就不能那麼清晰，」蘇俊賓說，要解決各自為政，就是讓機關之間「為對



桃園市環保局提供

■業者關廠不用出具土壤污染報告的體制，讓地方環保局只能事後補破網。圖為桃園環保局今年1月追查水污染的現場。

方多做一點」，並且透過地方自治條例，規定相關的行政流程。

經過科慕案後，未來，如果還有業者申請關廠，經發局將在當天同步聯繫環保局，確認業者是否做土壤污染調查，而在得到答案前，將扣住其撤廠許可。

針對科慕目前的狀況，他則從業者最在意的土地下手。他說，既然業者關廠最終是要賣地，為了確保對方把污染的土地還原，市府將透過地政局，在土地謄本裡標註該地曾遭污染、且整治未完成，善意「提醒」未來買家，而這，也會讓業者擔心土地賣不出去，而更願意投入資源解決污染。

他說，科慕案給市府的學習是，關廠比建廠更困難、更須注意。尤其，當一名業者決定關廠，「它的狀況是不穩定，這種情況下，為了節省成本，它會把原本的管理階層、對工廠最了解的人資遣。」各種工安與環保意外，就由此而生。

「廠商在賺錢的時候，就會拚命宣傳ESG（環境、社會、公司治理）跟SDGs（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等到他們要賣地或退場的時候，ESG跟SDGs都不見了！」蘇俊賓這番感嘆，也提醒所有企業，永續，不只展現在公司營運時，即便走入關廠，妥善解決人跟土地的問題，才稱得上是一家永續的企業。

曾是杜邦工廠、污染賠200億天價

文●侯良儒

一部電影看懂科慕前世今生

科慕為何會從杜邦分拆？財務壓力有多大？一部在二〇一九年上映的好萊塢電影，某種程度其實回答了這些問題。

這部叫《黑水風暴》的電影，講述的是杜邦在西維吉尼亞州生產防水化學品「鐵氟龍」原料的工廠，早在一九八五年就被該公司內部發現，其中一項原料全氟辛酸（PFOA），會誘發動物和人體出現癌症病變，但杜邦卻選擇隱匿，持續排放工業廢液，排放到該州帕克斯堡小鎮的土壤、河流與飲用水。

一九九八年，一個後來罹癌的農夫，因為想找出自家牛群死亡的真相，找上由馬克·魯法洛（Mark Ruffalo）飾演的環境律師羅伯，經過一步步調查，才發現杜邦隱匿污染多年。二〇〇一年，他代表附近三千五百名居民，向杜邦提起集體訴訟。



■電影《黑水風暴》裡，還原了一名律師用20年時間，證明化工巨頭隱匿污染，及其與居民健康的因果關係。圖為該電影劇照。

輸掉三起案子，最後在一七年以六億七千萬美元（約合新台幣二百一十三億元）賠償所有的原告受害者。

就在訴訟起跑的一五年，杜邦將氟化物（鐵氟龍）、二氧化鈦、冷媒等三大部門，分拆為科慕公司，並在當年七月上市，也就是從那一年起，一九九〇年建廠、專門生產二氧化鈦的杜邦觀音廠，變成了科慕

這個官司後來纏

訟十七年之久，過程中，更進行了針對七萬居民的大規模流行病學調查，研究機構花了七年時間，證實PFOA與甲狀腺癌、睪丸癌等六種疾病關聯。

觀音廠。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陳信行指出，由於這三個部門牽涉到杜邦之前被訴訟的三十七座廠，因此當時普遍的解讀是，杜邦是把所有有官司風險的「賠錢貨」切割，「顯然就是逃避責任，這代表如果官司擴大，（杜邦）就放給它倒，反正它已經被丟包了。」

不過，後來杜邦沒有真的丟包。去年六月，考量因氟化物污染不斷被美國各州政府控告，杜邦、科慕、科迪華宣布共同出資十一億九千萬美元成立基金，做為後續官司的和解費。同年十一月，三方賠償給俄亥俄州政府一億一千萬美元，為政府賠償案的第一例。

在這筆用於賠償的鉅額基金裡，科慕負擔了高達五〇%、約六億美元的金額，比杜邦還多，湊巧的是，該基金成立的下一個月，科慕就宣布關閉已運作三十多年的台灣觀音廠。